

續孽海花

# 讀 薜 海 花

燕谷老人 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1 · 哈 尔 滨

---

责任编辑：李延沛

封面设计：蒋 明

书名题字：周慧珺

## 续 孽 海 花

燕谷老人

---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5 6/16 · 插页 4 · 字数 330,000

1982 年 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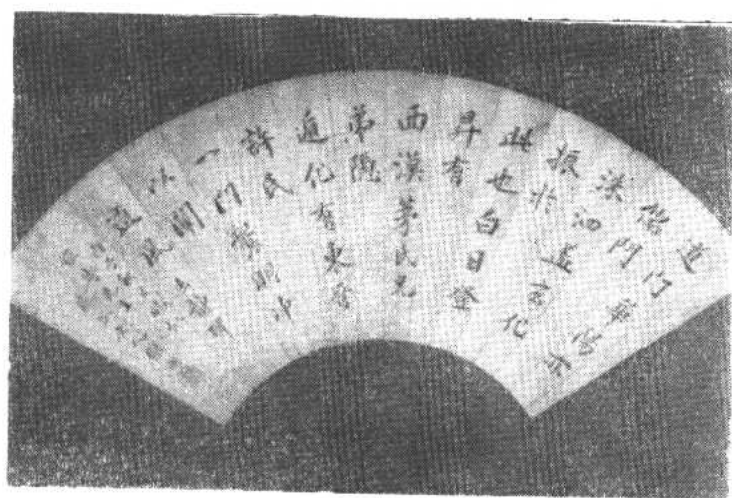
---

统一书号：10093·395

定价：1.40 元



燕谷老人遺影



本书作者燕谷老人所书扇册手迹

(纸帐铜瓶室藏)

白髮垂人不識萬里深流怨重見壯  
夫喜顏色改低頭絕命詩華策四百七  
年元旦日卧病難寐成老癯虎背都經  
數次存腰脚惟剩夢中健在山東物  
宜在秋雲滋味寄應偏時見兵車四  
急聽軍鼓中原戰民心奮起行於八國  
祿祿銀危膝如錢壯士常同是漢東老

大何思安題詩沙秋近時諸子厚意  
收人勝有銀萬情此代乞木餘事  
微詩試裁休抵掌依舊承平風病足  
惟失文字要同話要安數故人出沒得  
沈入品此北風時送元規塵未敢重題  
獨佇春江南浦是春已回燕谷梅花  
會相見 大杜存詩首尾未用見字故較輕

辛卯元日移小祿楊莊桂樹日  
田園最足三竹飲飲亦初年  
元卷一函有希轉示他如兄弟  
新稿不一

燕谷老人題

燕谷老人手迹

待訊縣齊聞隔戶刑人聲  
詢之乃邑侯地方公事也  
余不久亦當嘗此感賦一律  
識得君臣是大綱不隨  
羣小蔽當陽秋霜北  
海流芳烈太白南星有  
謨章沸鼎火難燒口  
一形纓味不若析楊好  
將隔戶鞭苔鄉音來試  
孤目鐘石腸  
二月初言  
北山書

沈北山獄中詩手迹

(紙帳銅瓶室藏)

## 出版说明

本书是继曾朴《孽海花》的续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作者燕谷老人张鸿与曾朴同乡，共事多年，他受曾朴之托，赓续撰述而成。全书共三十回（自三十一回至六十回），以赛金花其人为线索，描述了戊戌变法和庚子之役两大历史事件。所写人物、史实、轶闻，多有史实为据，可与史籍相表里。书中穿插许多清末的野史趣闻、名人轶事、掌故传说，文字叙述生动，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历史小说。读过《孽海花》者，更应读一读《续孽海花》。

这次重新排印，是根据瞿兑之校订的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海真美善书店再版本，请郑逸梅、吴德铎对原书作了重新校订，并由他们写了考证作者的文章和前言。书中还收有作者照片及手迹照片多幅。书末附有张臻增订的人物索引。本社对书中文字也略作改动。

这次重印，蒙郑逸梅、吴德铎、张臻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此志谢。

## 前 言

曾朴的《孽海花》问世以来，颇受读者欢迎。由于这本书本来就是“未完成的杰作”，继曾朴而续作的，颇不乏人。燕谷老人（张鸿）的《续孽海花》是值得推荐的一种。

燕谷老人的《续孽海花》，开始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北平一份杂志上连载。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上海真美善书店出版了单行本，销路似乎很不错，一个月之后（一九四四年一月），又重印（再版）了一次。就目前所知，以后一直没有重印过。现在去原书出版已快四十年，要找一本当年的印本，确非易事。不少人以未能获读为憾，这是现在将它重印问世的重要原因。

《续孽海花》全书共三十回。内容主要是介绍和描绘清末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两大历史事件。这两大事件所占的篇幅，颇为悬殊。戊戌政变，几乎是原书一开始（第三十二回）便露了头，到第五十四回才告一段落。在内容上约为全书的百分之八十，而义和团则不过以四回（第五十七回至六十回）的篇幅匆匆带过，与戊戌变法比较之下，令人不免有草草收场之感。

曾朴《孽海花》是以赛金花为线索，叙述同治、光绪年间

治历史；《续孽海花》虽也用赛金花的故事作开场白（否则便无法“续”），但在全书中，赛金花出场的次数并不多，所占篇幅也很有限。显然，作者不过用它作引子或点缀，无意在赛金花身上花太多的精力、笔墨，很可能作者本有一番雄心，只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使他不得不草草终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作者最初的设想范围如何广阔，全书的重点人物，决不是赛金花，这点无论是从全书的结构、布局，还是从其他方面所反映出的作者意图，都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

曾朴与张鸿是一双好友，他们的《孽海花》、《续孽海花》二书，名义上有先后嬗递的渊源，但二人的写作态度大不相同。曾朴也许是受当时风气的影响和迎合市场的需要，《孽海花》中不仅许多肉麻当有趣的地方，而有些描写又是过分的夸张，人们读了非但不感谢作者的匠心独运，反而会以为写作态度未免太不严肃。这种毛病《续孽海花》中可说极少。尽管书中也有狹邪的记载，但都写得落落大方，丝毫无不堪入目处。在旧社会，许多人深信不疑的剑仙，在《续孽海花》中，通过一位老法师之口，说出了作者对这种传说的看法：“就是剑术，只是练习的精神气一贯，比较平常人神速，那里真有文人所说的稀奇古怪呢！”（第三十八回）。在那时候，作者能有这样的认识和以这样的态度来写作，应该承认，是难能可贵的。必须说明，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标榜作者是位“道学先生”，如果真的是道学先生，根本就不可能自己动手写小说，更不用说撰写《续孽海花》这样的小说了。

《续孽海花》，对史料的运用，也比较忠实、慎重。最突

出的一点，便是当年喧腾人口的“瓦赛公案”，几乎是众口一词，连鲁迅先生在激动的时候，也不免这样说，而张鸿在写到瓦德西与赛金花的交往时，故意突出瓦德西的年龄“已经五十八岁了”（第五十八回），因而在《续孽海花》中，瓦德西、赛金花二人之间没有任何苟且的行为，张鸿以此瓦德西非彼（《孽海花》中的）瓦德西的办法，来弥合他与曾朴在这一点上的分歧。虽不免有些牵强，他的用意却很明显是想纠正曾朴《孽海花》所造成的历史假象。书中征引有关文件（如第四十一回中引的《保国会章程》、《保国会会讲例》和康有为讲话稿），均特地标明“照当时印发原本，不易一字”，也说明了这一点。

张鸿以当时人写当时事，亲见亲闻，耳濡目染，不少书中人物，他都接触过，有些人和他相当熟悉，在文化知识上，他担任过外交官，对天下大势和国外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书中无论情况的分析、背景的介绍还是人物的刻画、场面的描绘，均非泛泛而谈。这里，从下列几方面，略陈管见：

《续孽海花》书中，作者蓄意刻画的是谭嗣同（戴胜佛），字里行间，几乎都是褒扬、赞美。谭嗣同的种种作为、表现，如跌宕任侠、参禅学道，特别是最后临危授命的凛然大义，无一不是作者击节三叹的。在生死关头，他除了决心以身殉职，还竭力为康有为（唐猷辉）、梁启超（梁超如）的安全操心、奔走，又想营救被囚禁起来的光绪皇帝。第五十一回中，“胜佛”与“超如”诀别时所说：“万一皇上和唐先生有一个出了意外的事，我再偷生世上，有什么脸见人！不有行

者，无以图将来（劝“超如”快走），不有死者，无以对圣上！你不比我受过特达的恩遇，程婴杵臼、月照南洲，我与你分任了罢！”这番话，即便在今天读来，也感人肺腑。通过这样的描绘，一个临难不苟免的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巍然屹立在我们眼前。杀人的斧钺，丝毫无损于中国人民的气节，就是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作者对谭嗣同的态度和评价，基本上还是正确的。

康有为、梁启超的名望、地位都在谭嗣同之上，作者对他们二人的介绍，便不似谭嗣同那样用力。这也许是康、梁二人后来的表现，作者了然于胸。不过，也有不少地方值得注意，如在保国会初次大会上康有为的讲演中有关“热”的论述：“若如日之热，则无所不照，无所不烧，热力愈大，涨力愈大，吸力愈多，生物愈荣”（第四十一回），虽然是在作比拟，以现代自然科学或哲学的标准来衡量，这段话的立意，今天仍可以站得住脚。从此可以看出康长素先生的学术素养的广博，在一般对这位保皇党的首脑的评论中，这点往往易于忽略。

康门弟子中，梁启超或许可以算是“亚圣”。这人的才器、学识，这里不来议论，但书中有一段他所说的话，的确表达出了保皇党人的政治见解，“革命是不容易成立的，破坏之后，建设更难，我的宗旨在盼望减少牺牲。借着数千年受着习惯的压制力，因利乘便，改革一下，走上了开明专制的道儿，满汉皆可得它的利益”（第四十六回）。看来，他们真是这样想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梁启超等人后来政治上的种种表现，便不难理解了。

翁同龢（龚平、和甫）是光绪皇帝与康梁等人之间关系重大的人物。翁同龢是帝师，是帝党的必然领袖，是光绪皇帝唯一的亲信，康有为全赖翁师傅的保荐，才能上达“天听”。这种三角关系，照说应该是“三位一体”、水乳交融。一般的历史故事、演义，大半也都是这样说。事实上，由于翁同龢首鼠两端（保荐之后继之以后悔），他既想替皇帝收回权力，又怕自己担当擅权的罪名。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到后来成了前进中的障碍，立志改革的光绪皇帝以及跃跃欲试的康梁等人都必欲去之而后快。罢斥的上谕用了“谘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这样的句子，说明光绪皇帝对翁同龢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愤懑。了解了这些情况，再来看书中所描述的，以二十年师弟之谊，而翁同龢临去时，光绪皇帝竟对他那样冷淡，以及罢斥那天，不迟不早，正好是翁师傅的诞辰等这些细节，都是意在言外，值得仔细咀嚼的。弄清了这样的三角关系，历史事实上的罢斥翁同龢与变法之诏，先后差不多同时出现，便不足为奇了。

翁同龢这种经过官场千锤百炼的人物，实在只会做官，他夙夜匪懈、念念不忘的是他个人的利害得失，唯恐承担半点责任。正如谭嗣同所分析的：“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来要迎合王爷的意思，二来要脱卸在小翁（庄焕英、小燕，即张荫桓）身上，不承担责任，三来恐怕我（康有为）不受羁勒，这几句话确是十得七八。”（第四十五回）对一名老于官场、时刻只想保全自己功名利禄的老官僚说来，这种分析，“确是十得七八”。

翁同龢与孙毓汶（祖钟武、荪山）的斗法，书中有极精

彩的描写。翁同龢利用给皇帝讲《论语》的机会，表面上是提醒皇帝要收回权力，事实上他是看准了孙毓汶走的是慈禧太后的门路，光绪皇帝在师傅旁敲侧击的鼓动下，决心要小试牛刀。这一下正如翁同龢所预谋的，孙毓汶虽有慈禧太后、李莲英这样硬的后台，也不免冷不防吃了一记闷棍。这方面，翁同龢手腕之高明、策划之周详（丝毫不露痕迹，叫你半点把柄都抓不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只不过，这样勾心斗角、殚精竭力，完全为了个人权力；国家安危，民间疾苦，和老爷们半点不相干。这方面他们不仅是麻木不仁，而是抱薪救火。这种封建官僚统治的危害，大家都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这里便不多说了。

满清的皇室、贵族，通过《续孽海花》的媒介，我们也能获得比较深刻的认识。例如慈禧太后，通常都以为不过是个迷恋权力、追求享受和任凭李莲英之流摆布的老妇人。对这位在长达数十年的权力斗争中一直是胜利者的阴谋家，究竟狠毒、阴鸷到什么程度，也许是由于官禁深秘，一般都了解得不多。书中这方面也有独创处，如假立山（杨金甫）之口说出的慈禧所设好的圈套，只等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人物来钻，甚至不惜设置“武都老爷”那样的坐探（第四十八回）；光绪皇帝推行新政愈是起劲，得罪的顽固派就愈多，慈禧太后打击他的力量就愈大。表面上，口口声声“母子”、“母子”，实际上，在权力欲望的驱使下，是势不两立、有你无我的政敌。这个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规律，真的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关于慈禧太后的玩弄权术和阴谋，本书第四十八、四十九等回中，有详细的描述，值得细看。

《续孽海花》写袁世凯（方安堂）虽落笔不多，但第五十回中那一段自白，着实说出了这个善投机、惯取巧的一代奸雄的底蕴。他认为，皇帝、太后都可以作我的主子，问题在于哪个对我更有利。尽管皇帝升了他的官，但他看出“中间可利用的不少”，他真的抓紧时机，好好的利用了一番。六君子的头颅，成了他青云直上的阶梯。从此，不顾一切地把握时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位，是他毕生拳拳服膺的原则。辛亥革命后的总统，二十一条的签订，都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

满清官场的腐朽昏庸、外交上的丢人和无知，《续孽海花》中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如第三十六，第五十二回等）。至于官场中普遍存在的愚昧、落后，内容虽不太多，但事例的典型、刻划的维妙维肖，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著名谴责小说相形之下，《续孽海花》也毫不逊色。

由于作者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续孽海花》中还有许多奇闻趣事。如第三十七回中所记，将一名印度巡捕（红头阿三）诱入夹墙中，使他无所施其伎。这种举动虽多少有点近似恶作剧，但在旧上海租界上居住过的人，看了这故事，相信无不拍手称快。同一回中介绍的会党联络的方法以及第五十五回中形容费杞怀（米筱亭）的怕老婆，虽不过是些穿插，但读来趣味横生，增加了全书的可读性。

当然，一部四十年前的小说，不可能不存在许多缺点。书中有些地方是在宣扬封建迷信，如第三十三回中，作者强调亲眼目睹的“蛙阵”和“地下牛鸣”，姑勿论事实真相如何（“牛鸣”后来弄清楚是水鸟的叫声），把这些现象与国家的

前途联系在一起，便具体地说明了作者的思想境界。此外，作者有些政治上的见解，也较幼稚。书中有些地方，也显得松懈。如第四十五回的行酒令的场面，未免冗长。我们自然不会用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四十年前的作品。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问世时，鲁迅先生已经去世。《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的《续孽海花》，是另一个人的著作，与本书和本书作者无涉。

吴 德 铎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日于上海

## 楔 子

民国二十三年暮秋。那一日，听得好多年不见面的东亚病夫回来了，因急于要去和老友畅谈一回，便于傍晚坐了人力车，到了虚霏园后门。推门进去，只见亭台依旧，风景不殊，池中荷叶披离，岸畔柳条摇曳，确已是深秋光景了。不禁回想到君表先生建筑斯园时，我与东亚病夫皆是白夹青衫，翩翩少年，无日不到斯园。当时汪柳门、吴清卿等诸名士，时时由苏来常，诗酒流连，吟余醉后，碎玉零玑，文壁绮窗，墨痕狼藉。匆匆四十余年，已觉不堪回首了。

正在徘徊感怆之时，只见那竹篱丛树之中，闪出一个人影来，头戴一顶棕笠，遮蔽了面孔，穿了一件黯旧的秋罗夹衫，口里说道：“老友，多时不见了！”我仔细一看，不觉吃惊。只见他面目清癯，已经留了苍白的疏髯，不过他欢迎故人的一种神情依然不改。他手中拿了一柄小小的花锄，含笑说道：“老友，我正在种花哩！我今年从日本、法兰西各国托寄了各种花子、花苗，现在正忙着插蒔种植，明年你可以来欣赏了。”我笑说道：“你的种花，好似培植国民，明年就可以考验你培植的效果了。不过培植花草，一年就有效验，培植国民，至少须有数十年。所以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晓得世上也有预备那树人计划的人么？”他叹了一口气道：“现在种花的，大都用坑灰马粪迫成的唐花，不过供一时